

# 中共滲透國防·部導致大陸變色

沙學浚

## 一、從中共滲透設於重慶的史迪威總部談起

一九四五年「從何應欽、劉斐、林蔚出面斡旋……」(一)

「則知此中雖有潛植中共國際地位之陰謀，而發此議之人，則為史迪威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es)。(一)戴為當時史迪威指揮部戴謝集團(Davies-Service group)之首領，亦即當年重慶外國記者喧傳之未來國務卿。平日與中共之周恩來、董必武、林祖涵各首要，俱有往來。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之間，周恩來曾五次向戴謝與范宣傳說國軍封鎖共區之事，謂美軍宜以探訪軍情為由，派一軍事調查團常駐共區，以減國軍壓力」。(三)

「而其逼使國共形成對等地位之措施，則開羅會議後七十天即已開始。」(四)

「謝偉志(John S. Service) (五)藉此機緣，於留延安三個月中，寫出九十餘篇之報告。其中無一而非攻擊國府，讚揚中共，要求美國變更對華政策之紀錄。謝氏其後雖因盜竊外交文件供給共黨社團(美亞公司)，受美國聯邦情報局之拘捕。而其延安報告，却能激動美國一部分官員與社會之視聽，影響中美關係，為害滋烈。毛澤東是年八月廿七日曾告謝偉志謂：「君等此來，對於抗日自有裨益，而最大收穫，尚是對於國民黨政治上之打擊。」蓋此一着，不但使中共得到軍事庇護之安全，且無形中取得與國府分庭抗禮之政治地位也」(六)

「一九四六年，馬歇爾以禁運美國來華軍械，為逼取國共聯合政府之手段，實有自來也。」(七)

以上的引述只是有關「逼取國共聯合政府」的幾筆素描。讀者如欲知道有關的詳細資料，除讀梁敬錙著「開羅會議」中其他有關陳述外，還可讀梁先生所著「史迪威事件」(八)第九章第二節「史迪威指揮部與中國共產黨」。

這一節詳述抗日戰爭時，中共滲透設於重慶的史迪威指揮部及各種活動與影響。「逼取國共聯合政府」，只是其中具有關鍵性的一端。這些活動，大有助於導致了大陸的全部淪陷，故在中國史上，在亞洲史上，及在世界史上，都有很高重要性。

需要補充一點：早在一九四五——四六年，戴謝Davies-Service集團除逼取國共聯合政府外，並企圖要「美國承認中共為中國合法政府。」(九)

因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攻入南京後，美國大使館並未遵照國際通例，隨中央政府遷往廣州，乃因有承認中共為中國合法政府之企圖。從四月到七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與中共外事處處長黃華(現任中共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曾在燕京大學畢業是司徒雷登的學生)聯絡接洽，而美國政府內部也有積極反應。特別是戴維斯(時在國務院政策委員會服務)等人更在暗中積極支持贊助承認中共。關於這些事實經過，梁和鈞(敬錙)先生寫成一篇短而重要的論文，加以扼要敘述。該文題目是：「廿年

前美毛勾搭的一頁史實」(十)梁先生曾利用國務院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明密檔案，這種資料非常珍貴新穎。

如果當年杜魯門總統不會否決司徒雷登由南京前往北平訪問，為承認中共為中國合法政府作準備，則此舉成功的可能性極大。不必等到二十多年後，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為促進美毛關係正常化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因接洽承認中共未成，自上海悄然飛回美國。但同一天，國務院發表詆毀(事實上是拋棄)中華民國的白皮書，以討好中共。足證其時美國對華政策，業已進入徬徨無主之境。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滲透美國政府的影響，隨時有所顯現。(十一)

## 二、中共滲透國防部導致大陸變色

中共不但滲透史迪威指揮部，而其滲透了中央政府的國防部，以劉斐、郭汝瑰為典型的例證。

劉斐當年是國防部副參謀總長，他是中共黨員，有當年內政部部长彭昭賢的下列陳述為證明：「爲了假戲真做，老毛(按指毛澤東)也派出周恩來爲首席代表，其餘的人是董必武、李維漢、林祖涵、聶榮臻等。(國民政府)代表團五位主要人選(按爲首席代表張治中，其餘是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原有彭昭賢，因毛澤東反對被刪除)派出之後，我方認應加入一個軍事人員，提名由當時擔任副參謀總長的劉斐加入。劉是湖南醴陵人……他根本是共產黨加入我方工作的。李提議增加劉斐，毛澤東馬上贊成，

共方也多派了一個人以爲陪襯。這樣一來，雙方代表的人數，(按表面上各爲六人)等於我方少了一個人，共方却增加了兩人。」(十二)

三十八年四月八日，國民政府拒絕中共所提無法接受的和談條件。四月二十日，中共軍隊，分在安徽繁昌縣荻港，及江蘇江陰縣，渡長江入侵江南。同時，張治中率領的和談代表團，包括劉斐，都投降了中共。劉斐投降後，擔任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他憑這一身份，參加尼克森總統在北平舉行的「答謝宴會」。

郭汝瑰原來也是中共黨員。三十四年以後的勦共戰爭，包托徐蚌會戰，國軍的節節失敗，他是關鍵因素，其重要性與劉斐相同。

關於此一重大歷史事實，知道的人非常之少，尙未見有文字記述。筆者發現此項事實的經過，相當曲折，實有補述的必要。

郭是四川銅梁縣人，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畢業後歷任各級軍官。民國卅一年秋天，國防研究院成立於重慶復興關(原名浮圖關)，院長是蔣委員長。四年之內，主任是王東原、陳儀和陳誠。第一期研究員共計四十五人，其中包括海軍軍官四人，空軍軍官七人，陸軍軍官三十人，文職四人，陸軍軍官有郭汝瑰在內。當時他是七十三軍暫編第五師師長。筆者正由貴州遵義的國立浙江大學，轉到重慶近郊沙坪壩的國立中央大學任教，並在國防研究院擔任研究委員(先後共四年)，故得與郭相識，至其思想與背景如何，並不清楚。

有一次，郭在國防研究院會對筆者說：

「政府這樣無能，令人生氣。長此下去，我總會去當共產黨。」筆者當時聽了，頗感驚異，留有深刻印象，故至今三十年，仍能記得。

後來在新加坡讀到陳少校著：「酒畔談兵錄」(十三)有關郭的陳述，才了解「言爲心聲」的道理。

三十二年秋，郭在國防研究院畢業後，被派到英國考察，回國後，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署長是方天，部長是陳誠)。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軍政部與軍令部，合併而爲國防部，該部主管作戰計劃的第三廳廳長，即由郭擔任。(十四)但在徐蚌會戰時，郭的作戰報告，爲徐州勦匪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一向不信任」：

「杜停了一會兒又說：『請總長(按指參謀總長顧祝同)允許我一個要求，就是解黃百韜(按在徐蚌會戰時，黃爲第七兵團司令官之一)之圍的戰略、戰術、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會議決定的(按指三十七年十一月十日顧所主持的軍事會議，「郭接著報告作戰計劃」後，所作成之議決)去做。』杜對主管作戰的第三廳長郭汝瑰，一向不相信，故有此話，顧也明白其意。」(十五)

「顧祝同知道杜是一向不信任作戰廳廳長郭汝瑰的。」(十六)

(三十七年十二月)「七十二軍在川南徵補重編，仍由余(按指余錦源)任軍長，後加撤查，改以國防第三廳廳長郭汝瑰調充軍長。」(

十七)

需要附帶報告的有下列一點：

國防研究院四十五位研究員之中，郭汝瑰之外，還有一位中共黨員。他姓韓名鍊成，甘肅固原縣人。三十八年，西北各省淪陷後，他做了中共甘肅軍區參謀長。他如果不是中共的老同志、老黨員，不會獲得信任而擔任這樣重要的職位。

值得注意的是郭的作戰計劃，一向不為杜所信任，足證其中必有嚴重的毛病，而且不止一次。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顧杜二人如果警覺性高，當早已把郭調離國防部，甚至予以撤查。直到三十七年十二月，徐蚌會戰將告結束時，才予以調職到川南，實嫌太晚。須知郭為中共所做滲透諜報工作，到時已歷三載之久，早告完成。郭到川南後不久，即帶領全軍部隊投降了中共，事實上是黨員回「黨」報到、報功。

又郭之出任第三廳廳長，係副參謀總長劉斐三十四年的保薦的。「同志」當然保薦「同志」。(十八)

不論國軍裝備、補給如何好，士氣如何高，指揮、戰術、戰略如何優越，國防部的副參謀總長與主管作戰的廳長，都是中共黨員，註定了全部勦匪戰爭包托徐蚌會戰的慘敗。而徐蚌會戰的慘敗，不久導致了半壁河山的全部淪陷。簡言之，大陸的淪陷，不決定於軍事的失敗，而根本上決定於三年多作戰情報的全部洩露。由劉、郭二人能够滲透國防部高層的關鍵位置這一事實，可以推知當年全國各地、各方面以及各級軍政機構，或多或少，都有中共情報人員的滲透。

### 三、中共全黨不但是情報組織而且 是戰爭組織

中共善於滲透，不僅因他的情報組織良好。事實上，中共全黨，是一個組織良好的龐大情報機構。這是他與中國國民黨及「英美式的政黨」不同之處，故中共能够推行總體戰爭，而後二種政黨不能推行，這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滕傑先生的論斷，非常客觀而正確：

「再看中共匪黨的情形：他是一種澈頭澈尾的戰爭組織。它是完全根據軍事原理而建設起來的一種有機戰鬥體，它具有軍事組織上的感觸敏銳、反應迅速、意志統一、行動靈活、責任分明與紀律森嚴的各種特點。它把它的構成分子，有計劃的秘密分佈於各種政治組織和各種組織之中，使它成爲一種無所不在的看不見的軍隊。它不僅自身可以進行各式各樣的作戰，而且它以自己的核心，運用所有可用的力量，發揮有機的配合作用，去進行各式各樣的作戰。就是它能綜合運用各種力量，各種策略，各種形式，以進行其非常複雜的總體戰爭。它這種領導戰爭的能力是少有的。」(十九)

「不過共匪的人民戰爭，實不同於過去的一般戰爭，我們的黨，並未針對人民戰爭性質去作充分的適應。即因爲未作充分的適應，所以我們才有大陸的失敗。」(二十)

「而且凡屬和平改良性質的政黨，一與共黨交鋒，幾乎都是無法招架的，歷史上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即是說：英美式的政黨，不足

以領導反共戰爭。」(二十一)

### 四、中共情報組織類似蘇聯異於美

美國和蘇聯兩大超級強國，都非常重視情報組織。

美國情報人員數與經費統計表

| 情報單位  | 工作人員    | 美元(百萬) |
|-------|---------|--------|
| 中央情報局 | 一五、〇〇〇  | 七五〇    |
| 國家安全局 | 二〇、〇〇〇  | 一、〇〇〇  |
| 國防情報局 | 五、〇〇〇   | 一〇〇    |
| 陸軍情報  | 二八、〇〇〇  | 七七五    |
| 海軍情報  | 一〇、〇〇〇  | 七七五    |
| 空軍情報  | 六〇、〇〇〇  | 二、八〇〇  |
| 國務院情報 | 二二〇     | 八      |
| 共計    | 一四八、〇〇〇 | 六、二〇八  |

美國重視情報有兩點證明：(一)中央情報局局長，有權出席國家安全會議，其地位與國務卿、國防部部長、財政部部長等相若，高於其他部長。(二)一九七二年美國情報人員，多達十四萬八千人(尚不包括聯邦調查局)，經費多達六十二億美元。這一數字，約佔國防經費(七百七十億美元)的百分之八，超過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全年國家支出總額，真是驚人。但美國軍事活動，因情報不靈而失敗的實例，至少有下列兩次：

一次是一九六〇年，美國支持古巴革命人士自佛羅里達州在古巴豬灣登陸，預計一登陸，即有古巴人起義響應，結果並無人響應。主要原因，是美國所佈置的情報不靈。

十年來的越戰，美國有絕對優勢的海軍，有絕對優勢的空軍，有相當優勢的陸軍、補給和科學技術，結果也是失敗。主要原因是北越共黨和越共情報做得好，張知本先生有論文述及此點：

「美前任駐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威廉斯指出，共黨間諜潛伏美越軍總部內，一切作戰機密，均為越共獲悉。」

這位美國前任駐越南軍事顧問團團長稱：美國在越南之政策，已產生若干「災禍性」之後果。渠並謂共黨已滲透美國在西貢之軍事總部，渠指示此為共黨目前在南越軍事成功之一個因素。

「威廉斯繼續稱：共黨滲透渠本人在南越之軍事援助顧問團總部。渠稱：「余固知之。並與之鬭爭。」渠又謂：「渠等（指越共）滲透南越陸軍總部，余不以爲在西貢有一美國或南越之政府機構，未被越共滲入者。」

威廉斯更指出：「現在南越軍隊之所以時常中伏，或進行圍剿而一無所獲者，有一個明顯之原因，厥爲渠等之作戰計劃，在下達到執行掃蕩任務之南越連長以前，即已爲越共所悉。」（二十二）

五十多年前，蘇聯共產黨革命，經過非常艱難，乃由於沙皇政府接受了蒙古帝國情報組織的傳統，鎮壓革命力量，方法良好有效。蒙古統治南俄，稱之爲「欽察汗國」，爲時二百四十年（一二四〇——一四八〇年）之久。蒙古的情報組織，被受統治的俄國人所做做吸收，而帝俄政府再加以改進，故能發揮鎮壓革命力量的高度效

能。

共產革命以後，莫斯科由教堂改成的若干革命博物館，筆者一九三五年遊俄時，曾參觀各該館陳列品，留有深刻的印象。

「蘇聯政權安全機構，爲布爾雪維克黨。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間，根據列寧的組織計劃所設立之戰鬥隊伍，及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改組「赤衛軍」發展而來。在不同時期，安全機構曾使用不同之名稱，如赤卡、格別烏、國家安全委員會、保安部、內政部、國家保安人民委員會、內政人員委員會等。」

「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命令而成立，直屬蘇聯部長會議之下，其職掌爲執行戰略情報業務。該委員會之下，設有（一）總管理局，包括國際情報、國內保防、經濟情報等組織。（二）特別行動局，包括黨政領袖之保衛、行動偵查組織。（三）補助局，包括行政管理、人事、財務、電訊、偵譯等技術組織。其外圍組織，包括蘇聯外交部、對外貿易部、國家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國家對外文化關係委員會，塔斯通訊社、真理報、消息報等特派員，爲一對外蒐集情報與對外滲透之機構。」

該委員會歷任主席政治地位，都很重要。第一任是謝洛夫大將（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第二任是謝列平，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八年曾任全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調任該委員會主席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由塞米查斯特尼接任第三任（他也曾任全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二十三）一九六五年

以後，是否由他人接任第四任，不得而知，因手頭無資料可利用。即以上述三位主席的經歷而言，該委員會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超過美國中央情報局。而該委員會的活動範圍之廣，由於包括塔斯通訊社及報紙，也超過美國的各個情報單位之總和。

筆者推測中共的情報組織之龐大與複雜，和蘇聯相近似。中共新華通訊社記者，往往被其駐在國政府驅逐出境，而理由大都與從事諜報或顛覆有關，這一點，即足證明中共與蘇聯的情報組織，似屬同一類型，而不同於美國。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草擬於臺北市，十二月上旬完成於紐約市，十二月十二日在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分發與會人員。）

註 釋

- 一、梁敬錚：「開羅會議」，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三年，頁三二七。
- 二、戴維斯抗戰後期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曾在駐昆明領事。
- 三、同註一，頁二三〇。
- 四、謝偉志，抗戰後期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三等秘書。
- 五、同註一，頁二二九。
- 六、同註一，頁二二三。
- 七、同註一，頁二二六。
- 八、「史迪威事件」，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有英文版，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

九、據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 P. G. Hurley 著：「美國在華失敗之原因」 Causes of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一九四九年，頁一六四。

十、該文發表於紐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促進委員會，一九七三年雙十節出版的「文薈」二十一期上。

十一、美國柯貝克教授 Dr. Anthony Kubek 著：「遠東是怎樣失去的」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臺北新中國出版社出版，第三篇「致命的打擊」有詳細的描述。

十二、這段引述中的這一句：「劉斐根本是共產黨加入我方工作的，李（宗仁）提議增加劉斐，毛澤東馬上贊成。」對於本文具有非常性的重要性和支持力。這一句原出於彭昭賢：「傷心往事話和談」，彭氏口述、凌雲筆記，原載臺北「藝文志」八十七期，六十一年十二月，但筆者並未閱過。該文轉載於海外文摘半月刊社出版的「海外文摘半月刊」二二六期及二二七期，六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及六月一日，筆者看到此項口述是在這兩期「海外文摘半月刊」上。該半月刊用聖經紙印，航空寄到全球華僑報紙雜誌和華僑華裔領導人物。主編人陳伯中先生是筆者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任教中山大學地理系的學生，故他也列我為受贈人。假使我不曾在中山大學任教或主編人不是陳伯中先生，我即無法讀到這篇口述，利用這段口述。

十三、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年）筆者在臺灣師範大學休假，到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才能讀到臺灣禁止進口的「酒畔談兵錄」

這本書（十多年前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

而知道上述事實。如果不知道這一事實經過，便無法開始寫這篇論文。值得補充的是，筆者在新加坡時並未將上列引述抄錄。今春為了寫書評介紹梁敬錚「開羅會議」，寫到本文中有關中共滲透厲害的這部份，感到有閱讀「酒畔談兵錄」這本書止進口的書的必要，乃託香港中文大學張基瑞教授先借，借不到，則搜購，經過了兩個月，終於在香港旺角書攤上買到了這本書，並抄寫這幾段有關的引述。

十四、以上的資料是魏汝霖先生等共同提供的，特此致謝。

十五、「酒畔談兵錄」，頁四三—四四。

十六、同註十五，頁一一七。

十七、同註十五，頁一三八。

十八、這一重要事實是鄧文儀先生（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任國防部政工局長）六十年夏間在臺北市林森北路九龍餐廳面告筆者的。

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段引述，採自滕傑著「

我國憲法與政黨政治」論文，載於「中國憲政」月刊八卷一期，六十二年一月。中國憲政月刊是五年前順從友人介紹而訂閱的，否則讀不到，今天也不用到這段引述。這也是該月刊五年六十多期中，唯一利用過的三段引述，對本文言，非常重要，和上引彭昭賢的一段口述相當。

二十二、張知本著「美亞報告外一章（下）」，

香港自由報五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二十三、採自卜道明主編「蘇俄簡明百科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一九六五年出版。

王雲五博士主編

###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甲種平裝本 二、三〇八冊 特價二萬九千元  
乙種平裝本 一、七三六冊 特價二萬一千元

搜集歷代國學要籍 提供基本應讀之書

##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一六五號